

海洋奇觀列全球十大過來人



在自負盈虧的前提下，海洋公園積極擴展吸引和方便遊客的新建設以增加收入，其中於二〇〇九年九月，海洋列車投入服務，每小時運載最多五千名乘客往返海濱樂園至高峰樂園，每程只需三分鐘，令旅客登山途徑增至三種。

二〇一〇年六月，中華鱔館——長江足跡開幕，展出中華鱔與其他珍貴魚類，可惜這些珍貴的海洋生物最終因未能適應本港的水下條件而陸續死亡。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海洋公園全新正門口海洋廣場和海濱樂園的矚目景點夢幻水都揭幕，而大樹灣的出入口正式關閉。夢幻水都設有多列世界十大水族館之一的海洋奇觀（The Grand Aquarium），水容量逾五十二萬公升，水深達十一米，每小時可承擔人流達三千六百人。海洋奇觀飼養逾四百個品種，逾五千條的珍貴魚類，當中包括首次在港展出的角鰐及槓頭鯊



▲海洋奇觀成功吸引大量遊客

作者供圖

「審案」純上



去年十一月突然接到校長秘書的通知，說有個「學業誠信」的案子，需要大學「教授治校」的最高機構——執行委員會派三名成員參加聽證。事情起因如下：一名學生在生物實驗報告中記錄了他們小班實驗中沒有做過的一步，涉嫌抄襲其他小班課上學生的作業，任課教授就此向大學「學業誠信委員會」進行舉報。該委員會給涉事學生發送電子郵件，要求她檢查信箱，接收書面通知，規定於某日某時到某地參加聽證。不料該生誤了聽證期，被視為自動「認罪」。她收到判決後才噤天霹靂一般，趕緊向大學上訴辯白。

上訴要求在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中旬遞交上來後，校長室來執行委員會找人聽審。我們六名成員中，一位就是舉報該生的教授，另一位是學業誠信委員會成員，不能同時參與上訴聽審程序，而第三位事情已經太多。剩下我和歷史系的A以及圖書館的Y當仁不讓，接下了案子。因為校長休假，此案一拖再拖，一直到十二月初才定下另兩位教授、經濟系的A和化學系的B一起參與聽審。

要找個大家都合適的時間又是好一番折騰，有人要出門開會，我則即將回國出差。左商量右商量，總算趕在我回國的前一天下午舉行上訴聽證。A教授是聽證會主席，他之前做過這類事情，較有經驗。他先跟大家通了下氣，確認了程序，然後就請學生進場。按照規定，被指控的學生能帶一名支持者出席。此人全程旁觀，不能插話，但可與涉事學生到場外溝通。這個學生是大學網球隊員，所以她帶來的是她的教練。

聽證開始，A先說明程序。他說，聽證本身是幫助學生接受教育的過程，並非為了懲罰。首次宣判時如果程序發生錯誤或遺漏重要證據，學生有權上訴。上訴委員會作出決定後在兩天內通知學生。如果學生還是不服，最後可以上訴到校長那裏。處罰結果記入學生檔案，但五年後就會銷毀，而且保障學生隱私，除了該生、設門課教授，不會告知其他任何人，也不影響學生的後找工作、讀研。除非學生申請讀法學院，而對方又直接詢問我校

等。館內「泡泡隧道」部分更設全世界最大、直徑達五點五米的觀賞圓頂（俗稱「魚眼鏡」），讓遊客從不同角度探視水底世界。遊客亦能到達高八米、闊十三米的巨型觀賞屏（俗稱「大玻璃」），一次過目睹館內所有魚類。

館內「旋轉池」呈現了數以千計的銀色牛奶魚，遇上敵人時會極速迴轉。整個水族館內的走廊以像真度極高的石頭布置，將遊人與水底的自然世界連繫。海洋奇觀取代了山上海洋館，大部分的魚類都運到海洋奇觀，海洋館則改成新鯊魚館「尋鯊探秘」，並於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式對外開放。展館裏設有一所名為「海龍皇餐廳」的水族館餐廳，讓遊客一邊賞魚，一邊進餐。展館內亦設有一家名為「深海藏寶洞」的海洋主題商店，除銷售海洋生物造型的商品，並設有攝影服務。

夢幻水都開幕後隨即吸引大量觀眾，二〇一一年二月五日至七日（農曆辛卯年年初三至五）連續三天均於開園後一小時內即向外宣布即日門票售罄。



火車罷工日的時候，我依然固執的決定按原計劃出行。

固執歸固執，該考慮周全的事還是需要考慮周全。我的德累斯頓之行是從柏林出發，當天往返。而且我當天晚上必須回到柏林，因為第二天一早有個很重要的預約事宜。所以我提前一個小時到達火車站，去售票中心詢問受罷工影響火車班次的情況。

經歷過法國各種大罷工的我對於歐洲這種「罷工習俗」已經見怪不驚，只是相對於法國罷工的「理所當然」，德國的罷工顯得更加井然有序一些。提前一周多，各大媒體便已經完整的報道了罷工的時間，地點，影響到的車次等等。而對於受罷工影響的乘客，罷工機構的官網也有詳細的退票、改票說明。所以對於做事一向有計劃的德國人，調整出行方式和出行

距上次到學校圖書展銷的日子有七八年了，這一天應資深作家劉以鬯（已故）的夫人羅佩雲女士的建議，配合學者們有關劉以鬯小說的講座，到公開大學的演講廳外面走廊賣書。由於沒有其他職員，只有我和瑞芬倆，也沒有載貨的麵包車了，我拉着裝了四十本書的快損壞的小皮箱，她背着裝着錢箱、零錢、計算機等雜物的環保袋，乘一輛的士直奔何文田去。

心中不斷嘀咕，文人賣書，別人會怎麼看？賣的是劉以鬯最熱門的《酒徒》、《對倒》、《打錯了》和最新出版的《香港居》幾部長篇，外加我們夫妻合著的一本紀念集《致敬大師劉以鬯》，都是我們出版的，那有什麼奇怪呢？有些場合，一律將賣書視為商業行為，這一次是劉夫人建議，學校應允，讀者、學生不知道我們的身份，有什麼難為情？我們近三十年來，還不是這樣走過來嗎？這樣一想，也就釋然了。文人談試試賣賣書，才知道書業的艱難。

我又想到半「退隱」那麼多年，放下了很多東西，潛心寫作少露面，在貨倉裏找九十年代末到學校書展時用的錢箱，找了大半天不知所終，本來想買一個，後來老伴說不需要了，就用家裏那種塑膠小飯盒吧……我不禁啞然失笑了。又想，文人賣書，會不會被人誤會到了落魄境地？嘿黑。

在途中，那些往昔的歲月如水倒流，在眼前——掠過：八十年代我在一家大書店當編輯，一位四十年代就著名的潦倒詩人就常常攜帶若干舊書或絕版本上樓向我們兜售。大家同情晚景淒涼的他，都會向他買下幾本。他純粹是為了解開，才放下了自尊和面子上來推銷。我們沒有料到後來自己也搞起出版賣起書。但既然是和興趣結合起來，並大量生產，銷售書好聽地說是推廣純文學，最後廣義地說還不是為了生存嗎？書的生命在於能否到達讀者手中，否則堆在倉庫只是一本本廢紙。

話說回來，當貨倉堆滿出版的數百種書、自己的書也出了不少後，文友來訪，我們都會像金門開書店的老作家陳長慶一樣，遇熟人都送書。其他書最優惠價，我們自己寫的則送！是兩句我們最愛說的話。只有兩次很意外。一次是本港的好友想多看我們出的書，交來一千元，讓我們替他選書；一次是印尼的朋友要買所有我們出的劉以鬯的書和我的新書，我們不



明日是臘月十五，亦是大寒之日，二十四節氣中的最後一個，而這便意味著儘管寒氣至極，曠野蕭瑟，但堅冰之下，春意正在悄然醞釀了。大寒到，意味着春節便不遠了，所謂大寒三候正正說明了這一道理：一候雞乳，雖然天寒地凍，但是雞已經提前感知到春氣，開始孵化小雞了。二候征鳥厲疾，鷹隼之類的征鳥，會盤旋於空中到處尋找食物，以補充能量，抵禦嚴寒。三候水澤腹堅，堅冰深處，春水初生，即將走向消融。世間的寒冷有兩種，一種是身體上的寒冷，另一種是心靈上的寒冷。但是，寒冷的日子裏，你依然可以用溫暖的方式，將嚴寒阻擋在

火車罷工日小記余 逾

時間並不是難事。走進售票廳，裏面比往常的人要多得多。每個人手上拿着一個白色的小紙條，面無表情的望着幾個叫號的屏幕，等待着。等待的區域人雖然很多卻並不吵鬧，偶爾有人咳嗽或者小孩叫上一兩嗓子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然而我並沒有等太久，便問詢到我想知道的信息。

我去的火車會晚點一小時，而罷工只將持續到中午十二點，所以理論上來說對我下午回柏林的火車是沒有影響的。於是，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我搭乘的火車晚點整整一小時。一上車火車的廣播便對晚點進行了道歉。

順利的在德累斯頓辦完了事情，我按照預定的返程火車時間去到德累斯頓火車站。走進大門抬頭一看大屏幕，一二十條火車進站信息中，只有一條亮着紅色字母：晚點三十五分鐘！是的，很不幸，正是我要回柏林的火車。

接下來的大約半個小時，這個「三十五」分鐘的數字時不時的變化着，最少的时候變成二十五，最多的時候變成四十五。我買了杯咖啡，坐在可以看到大屏幕的大落地窗前，呆呆

算他運費給辦理了。這樣的讀書人，是真正的讀書人，以買書支持你經營中的艱難事業。



文人賣書，如果是當成一番事業、一盤生意來做，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羞恥之處。一直覺得在文化出版行業做事的人，多多少少都得喜歡書、了解書，如果到書店尋覓一本書而不得，問店員而店員又一問三不知，那是很煞風景的事。我們有近十年每周到港九、新界的中小學展銷圖書，起得很早，都是親自搬書和擺書的，最初學校師生都不知道我們的身份；我穿普通的衣服勞作，和職員三人緊張地將好幾家出版的書擺滿六張乒乓波枱，才又換下工作服，穿上西裝打領呔，正襟危坐地為師生們簽名。我們也曾經在會展中心參加兩次書展，約三十平米的攤位，儘管有十幾位作家輪番為讀者簽名，增加我們的聲勢，還是利潤不足以平衡昂貴的租金，還要倒貼。和學校的展銷完全不同。一些讀書風氣好的名校，幾十箱的書賣到剩下十幾箱，也是曾經有過，那是我們最開心的事。最難忘的是到長洲書展，靠船載書，上岸後還得上坡下坡用小車推到學校，老師們見我們辛苦，還派校工接應、協助，最感人的是為了解答我們的熱心，發動學生「一人一書」方式，很快將大半箱子清空了。

文人賣書，都很低調，不會聲嘶力竭、花言巧語，名作家都有粉絲，非常固定，遠非你推銷誰就可以見功效。當年我們請劉先生到香港書展青少年館我們的攤位為讀者簽名助陣，他很謙虛地稱，他的讀者年齡偏大，恐怕效果不好，結果出乎意料，來買他的書的大多數都是愛好文學的年輕人。如今他成了名家，數本長篇都很受歡迎，電影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北京、廣州的粉絲都不惜來到香港，直接聯

大寒已至 春日不遠舍 予

心門之外，讓春天的感覺提前到來。在漫長的寒夜裏，生一爐火，燙兩壺酒，約三兩老友，把酒長談，觸摸彼此心靈的溫度，擁抱友情的溫暖，讓疲憊和孤獨在氤氳的酒香中漸漸消散。這樣的夜晚，即使無雪，你依然可以聽到雪落的聲音；即使凜冽，你依然感到四季如春。寒冬臘月，臨近春節，自然是會讓遊子分外想家的。有父母在的地方，才有家的溫度。今年的大寒，恰逢周日，若是能在這一日回到父母身邊，陪他們打打牌、聊聊天，嘗一口屬於父母的味道，刺激麻木的味蕾，擁抱家的溫暖，想必溫馨滿屋的。即便是無法在大寒日裏與父母同聚的也不必憂心，終究回家的日子是越來越近了，「年味兒」也漸漸濃烈了。大寒節氣，古人已經開始為過年忙碌起來。除舊布新、醃製年餡、趕年集、買年貨，寫春聯，準備各種祭祀供品

的看着這個數字變來變去。「晚點了？」我回頭看到一德國老大爺端着杯啤酒，我無奈的笑了笑。「我以為德國人很準時的，今天來的時候晚點一個小時，這回去依然……」「今天上午火車系統罷工，下午嘛，這個火車是從布拉格發出的。」老大爺喝了口啤酒，意味深長的看着我，「那就不是我們德國人可以控制的了！」「哈哈哈！看來你們德國人還是很在意『準時』的名聲的嘛。」「你知道的，我們可以容忍罷工這種有計劃有準備提前告知的『晚點』，但是完全無法接受像這班火車那樣『隨意』的晚點。」「那你們『無法接受』的具體表現是怎樣呢？」我看着他手上的啤酒笑着說。「哈哈！是的，那就是幾杯啤酒的事情了！」我才注意到身邊的幾個坐了很久了的德國人都在喝啤酒，只有我拿着咖啡，不遠處還有一隻淡定睡覺的德國牧羊犬。

▲本文作者（左）及妻子，與劉以鬯遺孀羅佩雲（中）在賣書現場合照



作者供圖

緊我們，直闖我們出版社，有的收集他的簽名本，有的搶購他書的初版本。我們有本他的《島與半島》，初版是在一九九三年，因為銷售得很慢，多年沒有再版，初版本還剩下若干本，因為沒有穿線，書頁脫落也殘黃了，有劉氏粉絲和新界小書店老闆都要，我們不好意思唱高調，只以比原來的書價還便宜的價格賣給他。完全不知道、也不屑於「炒書」。看來，不少人收購簽名本、初版本，真正的目的，在於以後待書炒熟後以高價出擊。也有一位讀高中的男生，真是典型的「劉粉」，將我們出版的劉先生的十五種書搜羅採購齊全，一時斷版的還到舊書店淘。我們還有特別的賣書方式，讀者根據書上的聯絡電話打電話欲買一兩本書，我們會累積多了，一起從公司帶回家，還給讀者優惠價，約定在住宅附近的汽車總站或碼頭一手交錢、一手交書，這種交接方式，有點像地下工作者的「接頭」，事前務必各自將自己的穿着打扮描述清楚。相信其他出版社的老闆或書店從業員也辦得到，礙於他們那裏有一套嚴格的規章制度束縛住行動，所以無法做出一些人性的靈活處理。有時是周末星期天，有時是傍晚打工族下班後，我也不顧自己是不是文人形象，短褲仔和舊T恤就下樓去了。……久違了，文人賣書，今天地點真好，車子在公開大學新校的賽馬會樓前停下，萬沒想到這樓就在馬路邊。下車，不需要幾分鐘，就將箱子拉到了三樓演講廳外面的走廊。如果樓宇在校園深處，那麼沉重的皮箱，會拉得很吃力啊。也想不到學校的師生都待我們很友善，上午十點來到，近兩點離場，書也賣了過半。原來文人賣書，並非異類，還得到一份尊重。